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蔡立胜 译

Michael Connelly

Trunk Music

行李箱之曲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行李箱之曲

Trunk Music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蔡立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李箱之曲 / (美) 康奈利著; 蔡立胜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33-0224-1

I. ①行… II. ①康… ②蔡…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7491号

Trunk Music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1997 by HIERONYMU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5-2480



行李箱之曲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蔡立胜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i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38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二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24-1

定 价: 28.00元

1

博斯沿穆赫兰道朝卡浑加山口驶去，逐渐听到了音乐声。弦乐中不时夹杂喇叭的演奏声，断断续续地飘来，回响在夏日干燥的褐色群山间，而从好莱坞高速公路上传来的汽车的噪声使得音乐声更加模糊难辨。他什么也听不出来，只知道自己正驶向发出音乐的地方。

看到一条碎石铺成的岔道边上停着的车时，他放慢了速度。那是两辆刑侦车与一辆巡逻车。博斯把他的雪佛兰随想曲停在它们后面，下了车。这里只有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官，他斜靠在巡逻车的挡泥板上。黄色的警示带——这种东西在洛杉矶用起来是以英里计的——一头拴在巡逻车的后视镜上，另一头拴在竖立在碎石路对面的告示牌上。告示牌白底黑字，已被涂抹得几乎难以辨识：

洛杉矶消防局

山区火灾多发路段

闲人免进——严禁吸烟！

这名巡警体格魁梧，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一头金发又短又硬。他看到博斯走上前来，就直起了身子。除了他的个头，博斯首先注意到的是警棍。它挂在腰带上的一个圆环里，用于打人的那端已经受损，上面的黑色丙烯酸漆被磨掉了，露出下面的铝。这样身经百战的警棍佩带在那些神气十足的街头斗士身上，作为警告标志，显得特别醒目。毫无疑问，这个巡警脾气火爆。他胸袋上方的身份牌标明他名叫鲍尔斯。他俯视着博斯，虽然现在早已是薄暮时分，但他还戴着雷朋太阳镜，满天橙色的火一般的云彩映照在镜片上。这样的晚霞让博斯回想起前几年大地震时烈焰腾空的场面。

“哈里·博斯，”鲍尔斯有些吃惊地说，“你什么时候回重案组的？”

博斯并不急着回答，而是先看了他一会儿。他不认识鲍尔斯，不过这没关系。很可能好莱坞辖区的所有警员都已知晓博斯的事迹了。

“刚回来。”博斯回道。

他没上前与鲍尔斯握手。在犯罪现场，探员通常不会随便握手。

“复职后的第一件案子，是吧？”

博斯拿出一根烟点燃。这直接违反警局的纪律，可是他才不管呢。

“差不多吧。”他换了一个话题，“谁在里面？”

“埃德加和从太平洋辖区来的新同事，他的黑人姐妹。”

“赖德？”

“管她叫什么。”

博斯没有就此与他深谈下去。这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不屑的口吻使博斯看穿了他的内心。他才不在乎凯兹明·赖德是不是能力超群，是

不是个一流的警探，即使波斯告诉他，对鲍尔斯来说也毫无意义。鲍尔斯很可能认为，他之所以仍然穿一身蓝制服而不是佩戴一枚金色的警探警徽，唯一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男性白人，却生活在一个女性与少数民族人士得到任用与提拔的时代。这种痛处最好别去碰它。

波斯没搭腔，鲍尔斯显然把它看做不同意的表示，于是接着说：

“不管怎样，他们吩咐我让‘小艳’与‘小技’到这里后径直继续往前走。我猜他们已完成了搜查工作。因此我想你可以开车进去，省得走路。”

波斯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鲍尔斯指的是验尸官与技术调查处的组员。他“小艳”、“小技”地叫，好像在说一对受邀参加野炊的情侣似的。

波斯迈步走到人行道上，将半根香烟丢在地上，用鞋踩灭才安心。刚回到重案组处理第一宗案子就引发一场灌木丛火灾可不光彩。

“我走过去就行，”他说，“比利兹中尉来了吗？”

“还没有。”

波斯回到自己的车旁，把手伸进开着的车窗，拿出公文包，然后又走到鲍尔斯身旁。

“是你发现出事车辆的吗？”

“正是在下。”

鲍尔斯颇为自得。

“你是怎么打开它的？”

“把一根弹簧小钢条伸进车里，打开车门，然后掀下开行李箱的按钮。”

“为什么？”

“太臭了。明摆着的。”

“戴手套了？”

“没有。我没有手套。”

“你碰了什么东西吗？”

鲍尔斯不得不细想了一会儿。

“门把手，行李箱的拉手。大概就这些。”

“埃德加或赖德说了什么吗？你有没有做过笔录？”

“还没有。”

博斯点点头。

“听着，鲍尔斯，我知道你非常自豪，但下次不要打开车，好吗？我们都想成为警探，但警探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犯罪现场就是这样被弄得一团糟的，我想你知道这一点。”

博斯看到警官的脸慢慢涨成了猪肝色，下巴绷得紧紧的。

“听着，博斯，”他说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报告说有一辆车形迹可疑，行李箱闻起来有死尸的臭味，你们这伙人就会说：‘鲍尔斯懂个屁。’然后任由它在太阳下腐烂，直到这个该死的犯罪现场什么都不剩。”

“可能会这样，但那时搞砸了是我们的事。而现在我们还没开始，你就已经弄得乱七八糟了。”

鲍尔斯仍然一肚子气，但没再吭声。博斯等了一会儿，准备在结束争论之前打个圆场。

“劳驾，现在能帮我把带子提起来吗？”

鲍尔斯走回到带子旁。博斯估计他大约三十五岁，有巡街的老警员身上那种神气活现劲儿。在洛杉矶，你很快就会神气活现起来，就好像在越南那样。鲍尔斯举起黄色的警示带，博斯从下面走了过去。在他经过身旁时，警官说：“别走丢了。”

“真看不出来，鲍尔斯，你还挺逗的。”

消防通道是一条小路，两侧长满了齐腰高的灌木。碎石路上到处都是垃圾与玻璃碎片——这是擅闯者对栅栏口标志的回应。博斯知道山下的市井小混混可能很喜欢经常在半夜光顾这条路。

越往里走，音乐声越大，但仍然听不真切。又往里走了约四分之一英里，他来到了一片碎石铺成的空地上，估计这是存放灭火设备的中转站，用以防备四周的山峦爆发森林火灾。今天这里成了犯罪现场。在空地另一边，博斯看见了一辆白色的劳斯莱斯银云轿车，旁边站着他的两个搭档，赖德与埃德加。赖德正在一块写字板上画着犯罪现场的简图，埃德加则手持卷尺进行测量，并大声报出测量数据。埃德加瞧见了博斯，举起一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跟他打招呼，任由卷尺自动缩回尺盒里。

“哈里，近来上哪儿去了？”

“刷墙去了，”博斯边说边走上前，“我得调适心情，换个状态，把烦心事都抛开。”

博斯走到空地边缘，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处断崖，正好位于好莱坞碗形剧场的后方。这个碗形的音乐演场所位于下方左侧，与此地相距仅四分之一英里。音乐声即源自那里。洛杉矶交响乐团正在为庆祝夏末劳动节^①举行周末演出。博斯看到一万八千名观众满满当地坐在音乐厅的椅子上，欣赏着夏季最后几场周末晚会之一，座位一直延伸到了峡谷对面。

①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老天。”他忽然想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惊叫了一声。

埃德加与赖德走了过来。

“都找到了什么？”博斯问。

“一具尸体，在行李箱里，白人，男性，被枪杀。目前就知道这些，我们还没有做进一步检查。我们一直没打开箱盖，但大家都没闲着。”

博斯向劳斯莱斯走去，并特意绕到空地中央——一堆以前烧焦的篝火残余物那里看了看。另两人尾随其后。

“这没问题吧？”博斯靠近劳斯莱斯时问道。

“对，我们搜查过了，”埃德加说，“没发现什么。只是在车底下找到一些渗漏物，但仅此而已。这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现场。”

杰里·埃德加，与队上另一位成员一样是从家里被叫过来的。他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白色T恤。T恤左胸部有个警徽图案以及“LAPD 重案组”几个字。他从身旁走过时，博斯瞧见T恤背部写着“我们行动之日即你们灭亡之时”。紧裹在身上的T恤与埃德加黑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迈着运动员般优雅的步伐走向劳斯莱斯，身体上半部分强健的肌肉显露无遗。博斯与他断断续续共事六年，但除了工作，他们从没有过私交。博斯还是第一次发现埃德加其实像个运动员，他一定经常锻炼。

没有穿他那些挺括的诺德斯特隆^①的衣服，这有些不寻常。不过博斯认为他能猜得出原因。埃德加穿这样一身便服，基本上可以使他免于干脏活：通知死者家属。

他们靠近劳斯莱斯时放慢了脚步，似乎这里发生的事情会传染似的。轿车尾部朝南，坐在碗形剧场上方的观众对这里可以一览无余。

^①诺德斯特隆（Nordstrom）是美国最大的时尚购物中心之一。

博斯重新考虑了一下他们的处境。

“你们打算就这样把这位老兄从车里拖出来，任由那些从烧烤店里买来了酒食的观众大饱眼福吗？”他问道，“你们觉得这样的画面在晚上的电视新闻里看起来如何？”

“嗯，”埃德加答道，“我们认为这个主意该由你来拿，哈里。你是组长。”

埃德加微笑着眨了眨眼。

“对，不错，”博斯不无调侃地说，“我是组长。”

博斯还不习惯于组长这个称呼。从他正式受委派调查一宗谋杀案算起，到现在也才不到十八个月，让他带领一支由三名探员组成的小队有些勉为其难。他为缓解压力而强制性休假结束后，于一月返回工作岗位，当时被分派到了好莱坞辖区的盗窃案组。刑侦处处长格雷丝·比利兹中尉解释说，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他慢慢适应、恢复刑侦工作状态。他明白这只是托词，她早被告知要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但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降级的处理。他知道最终他们还是要来找他的。

八个月来，博斯就只是做做书面工作，偶尔抓抓小毛贼。有天他被叫到了队长办公室，比利兹告诉他，她正在做人事上的调整。这个辖区的重案要案侦破率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凶杀案成了悬案。她上任快一年了，也不得不承认，直线下降的破案率是在她任内出现的。博斯原本可以告诉她，下降的部分原因在于她没像她的前任哈维·庞兹那样在统计数据上做手脚，庞兹总是想方设法虚报破案率。但博斯终于还是没说，而是安静地坐着听比利兹讲述她的计划。

计划的第一部分是自九月一日起博斯调回重案组。一个名叫塞尔比的瘦小警探办案不力，由重案组调到盗窃案组顶博斯的缺。比利兹

还调来了一个干练的年轻警探凯兹明·赖德，她们以前是太平洋辖区刑侦处的同事。而被分派到好莱坞辖区的九个刑事警探要编成三个三人小队，每队由一个三级警探负责。博斯是其中之一，于是他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队长。

这番调整的理由无可指摘——起码报告上写得头头是道。大多数凶杀案都是在发现后四十八小时内告破的，否则就根本破不了。比利兹想破更多的案，因此她打算在每件案子上使用更多的警探。报告上也有些部分看起来不是那么妙，尤其对九个警探而言：原先有四对搭档去侦破凶杀案，而这次调整意味着三件案子就是一轮，而非先前的四件一轮，每个警探的工作量加大了。这同时意味着要处理的案件增加了，公务更多了，出庭时间更长了，加班更频繁了，压力也更大了，这当中他们能忍受的只有加班。但比利兹铁石心肠，对警探们的抱怨置之不理。她的新计划很快为她赢得了个响亮的绰号——“子弹”^①。

“有谁是‘子弹’通过话了吗？”博斯问道。

“我打了电话，”赖德说，“她去圣巴巴拉度周末了，不过在桌子上留了个电话号码。她会尽快赶回来，但怎么也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这里。她说她得先把丈夫送回去，然后直接到局里去。”

博斯点点头，走到劳斯莱斯后部。他马上闻到了一股臭味。味不浓，可确实确实闻到了，不会搞错。这和别的味道不一样。他再次自

^①英语中有句谚语：Every bullet has its billet. 意即“每颗子弹都有其归宿”，指在战场上中弹与否全在天命。比利兹的手下对她的新计划牢骚满腹，所以很容易由她的姓 Billets (“目的地、归宿”的复数形式)联想到此谚语，并恶意地把 Billets 改为 Bullets (“子弹”的复数形式)。

顾自地点了点头，把公文包在地上放好，打开，从里面的纸盒中取出一副橡胶手套。然后他合上包，把它放到身后几英尺远的路侧。

“好吧，我们来看看。”他边说边戴手套，手套黏在手上的感觉非常令人讨厌。“我们围拢一点，不要让剧场里的观众看到他们没付钱的演出。”

“这有什么好看的。”埃德加靠上前时咕哝道。

三个人一起站在劳斯莱斯后部，阻挡住音乐会听众的视线。但博斯知道只要有人带着好一些的望远镜，一眼便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里毕竟是洛杉矶。

在打开行李箱之前，他瞥见了汽车的个性化牌照。上面印的是TNA。他还没开口问，埃德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TNA制片公司，在梅尔罗斯街。”

“T&A制片公司？”

“不，就是这三个字母，T-N-A，跟牌照上写的一样。”

“在梅尔罗斯哪个地方？”

埃德加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了翻。他念的地址博斯很耳熟，但又不能确定具体在哪个位置。他知道它靠近派拉蒙，这个连绵延伸的摄影棚占据了5500号街区整个北半边。庞大的摄影棚四周是些规模小一点的制片厂和个人工作室，它们像游荡于大鲨鱼嘴边的亚口鱼，期望能得到些吃剩的碎屑。

“好吧，行动。”

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向行李箱。他看得出箱盖是轻轻放下去的，以免被锁上。他用一根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轻轻地揭起了箱盖。

行李箱打开时，一股令人作呕的尸臭扑鼻而来。博斯马上产生了抽根烟的欲望，但现在做事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了。他知道如果警察

在犯罪现场丢下了烟灰，辩护律师会怎样在上面大做文章。疑点越少，推断就越合理。

他把头伸进箱盖下以便看得更真切，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裤子碰到保险杠。行李箱中是一具男性尸体，皮肤呈灰白色，穿着一条昂贵的亚麻裤，熨烫平整，裤脚折了上去。上身是浅蓝色的绣着鲜花图案的衬衫，外套一件皮革运动服。两脚光着。

死尸向右侧卧，身体蜷曲，只是两手放在背后，而不是叠放于胸前。博斯判断他的双手被反绑过，后来绑缚被去掉了，很可能是在他断气后去掉的。博斯仔细查看，在他左腕发现了一处小小的擦伤，大概是被绑时挣扎所致。这个人双眼紧闭，眼窝角有几乎透明的白色物质，已经风干。

“凯，我要你就死者外观做好记录。”

“好的。”

博斯弓身往行李箱里探去。他看见涌出的血沫在死者的口腔与鼻腔里已变干，头发被血液黏在一起，血液一直流到双肩，滴落在行李箱的垫子上，留下一摊已凝固的血渍。他可以看到行李箱底的小孔，血液从这里流到了下面的碎石路上。它距离受害者的头部一英尺远，金属切口平滑，位于折起的垫子下方。它不是弹孔，很可能是排水孔或螺钉被震松脱落后留下的小孔。

死者的后脑勺乱七八糟的，博斯看到两个醒目的、边缘参差不齐的洞穿过后脑骨下方——枕骨隆突——这个医学术语马上跃入他的脑海。尸体验得太多了，他想。伤口附近的头发被枪管中爆出的气体烤焦了。头皮上露出火药射入后产生的点状小孔。近距离平射。他找不到子弹射出的伤口。很可能是点二二口径子弹，他估计。它们就像掉进一个空瓶中的弹球一样，在头颅里撞来撞去。

博斯抬头看见内盖上溅有一摊血渍。他对各个地方审视良久后，退后直起身子。他对行李箱里的景象做了一番整体评估，在脑中核查各项要素。在通往这块空地的路上没有发现血滴，因此他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在当前位置被枪杀于行李箱中的。然而，还有许多待解之谜。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没穿鞋袜？为什么手腕上的绑缚被解走了？他暂且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

“你们找皮夹子了吗？”他问，眼睛并没有看另两人。

“还没有，”埃德加回答，“你认得他吗？”

博斯第一次把那张脸当做脸细细打量了一下。恐惧还犹如蚀刻一般保留他的在脸上，他双眼紧闭，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博斯怀疑那白色物质是干了的泪水。

“不认得，你呢？”

“不认得。简直是一片狼藉。”

博斯小心翼翼地提起皮外套的后领，在死者裤子上的后袋里没看见皮夹子。然后他打开外套，发现皮夹子在一个带有弗雷德·哈伯男装店标签的口袋中，里面还有一个装着机票的信封。他把另一只手伸进外套，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

“合上箱盖。”他边后退边吩咐道。

埃德加轻轻地合上箱盖，像殡仪员盖棺材一样。博斯走到他的公文包旁，蹲下，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上面。

他先打开皮夹子。左边插满了各种信用卡，右边的塑料片后是一张驾驶执照。执照上的名字是安东尼·N·阿利索。

“安东尼·N·阿利索，”埃德加说，“安东尼的昵称是托尼。TNA。TNA 制片公司。”

地址是喜登高地，那是好莱坞山区的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离穆

赫兰道不远。那个地方四面围上了护墙，设有一个警卫室，里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大多是洛杉矶警局下了班或退了体的警察。这个地址与劳斯莱斯很相称。

博斯打开钞票夹层，看见了一沓纸币。他没把钱拿出来，数了数有两张一百元的，九张二十元的。他大声报出数目，以便让赖德做记录。接着他打开放机票的信封。里面是一张美国航空公司星期五晚上十点零五分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单程机票收据。机票上的名字与驾驶执照一致。博斯查看了一下信封口盖的背面，但没找到机票持有者托运行李后粘贴或装订托运单的痕迹。博斯大为奇怪，他把皮夹子和机票留在公文包上，走到车旁，透过车窗探视车内的情形。

“没有行李？”

“没有。”赖德说。

博斯又来到行李箱旁再次揭开箱盖。他望着尸体，用一根手指钩住外套的左衣袖将它提了起来。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金表，表面围着一圈小钻石。

“妈的。”

博斯掉转头。开口的是埃德加。

“怎么了？”

“你要我联系 OCID^①吗？”

“意大利名字^②，并非谋财，后脑挨了两枪。这是犯罪组织做下的案子，哈里。我们应该联系 OCID。”

“还没必要。”

① OCID，即有组织犯罪调查处。

② 安东尼一般是意大利人的名字。

“我现在就敢说那正是‘子弹’打算做的。”

“看看再说吧。”

博斯又审视了一番尸体，仔细地看了看那张扭曲变形、血迹斑斑的脸，然后关上箱盖。

博斯离开轿车走到空地边缘。这个地方是俯瞰洛杉矶的绝佳去处。朝东边望去，穿过面积庞大的好莱坞，他可以在薄暮中轻易看到市中心的建筑尖顶。他看见道奇体育场已为夜场比赛亮起了灯光。这一个月来，道奇棒球队与科罗拉多洛基队奋力厮杀，诺莫担任投手。博斯外套的内袋里有一张门票，但他知道把它带在身上只不过是空怀一副心思罢了。今晚他是没时间去体育场了。他也清楚埃德加说得没错，这件命案具备犯罪组织作案的所有特征。应该告知OCID——即使他们不接管整个调查工作，至少也可以提些建议。但博斯不想这么快告诉他们。他很久没经办案件了，现在还不想对这起案子撒手。

他又向好莱坞碗形剧场望去。看样子里面人满为患，椭圆形的观众席沿着对面的山峰往上延伸，没有一个空位。距离音乐演奏厅最近的座位位于山峰最高处，几乎与停着劳斯莱斯的空地相平行。博斯猜不出有多少观众正在看着他。他又想到了面临的困境。他必须把调查进行下去，但他知道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尸体从行李箱中拖出来，可能会给市政府与警局带来恶劣的影响。

埃德加好像又看穿了他的心思。

“见鬼，哈里，他们才不会在意呢。前几年举行爵士音乐节时，一对男女在这个地方做了半小时的恶心事。结束时观众站起来，鼓了老半天掌，那个家伙还一丝不挂地起身鞠了一小躬。”

博斯扭转头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在《时报》上看到的，‘独一无二洛杉矶’专栏。”

“嗯，杰里，现在是交响乐，观众也不是爵士迷。知道我的意思吗？而且我不希望这起案子最后成为‘独一无二洛杉矶’的谈资，好不好？”

“好的，哈里。”

博斯看着赖德，她一直没怎么说话。

“你怎么看，凯？”

“我不知道。你是三级警探。”

赖德身材娇小，五英尺高，把枪加上也不超过一百磅。要不是警局放宽了对身体的各项要求以招徕更多的女性，她永远也当不了警探。她肤色浅棕，头发拉得很直，一直是短发；身穿牛仔裤，黑色的运动外套下是一件粉红的牛津布衬衫。外套穿在她身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佩挂在右胯上的九毫米格洛克17型手枪完全遮住了。

比利兹告诉过他，她与赖德在太平洋辖区曾经是同事。赖德负责处理抢劫与诈骗案，但有时被叫去经办与财务纠纷有关的凶杀案。比利兹说赖德对犯罪现场的分析丝毫不逊色于最老到的凶杀案警探。她暗中牵线使赖德的调动获得批准，但赖德在这个辖区不会待太久，对此比利兹也无计可施。大家都知道赖德酷爱旅行，她是黑人，又是女性，再加上办事干练，在市警局行政总部帕克中心有人罩着——具体是谁比利兹也不清楚，这些都保证她在好莱坞不用待太久。说不定这是她调往市中心的玻璃大厦前经办的最后一件案子。

“让警局车库来把车吊走吧？”

“双手赞成，”赖德答道，“我想在把车吊走之前我们还会在这儿待一会儿。”

博斯点点头，这正是他期望她说的话。通常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